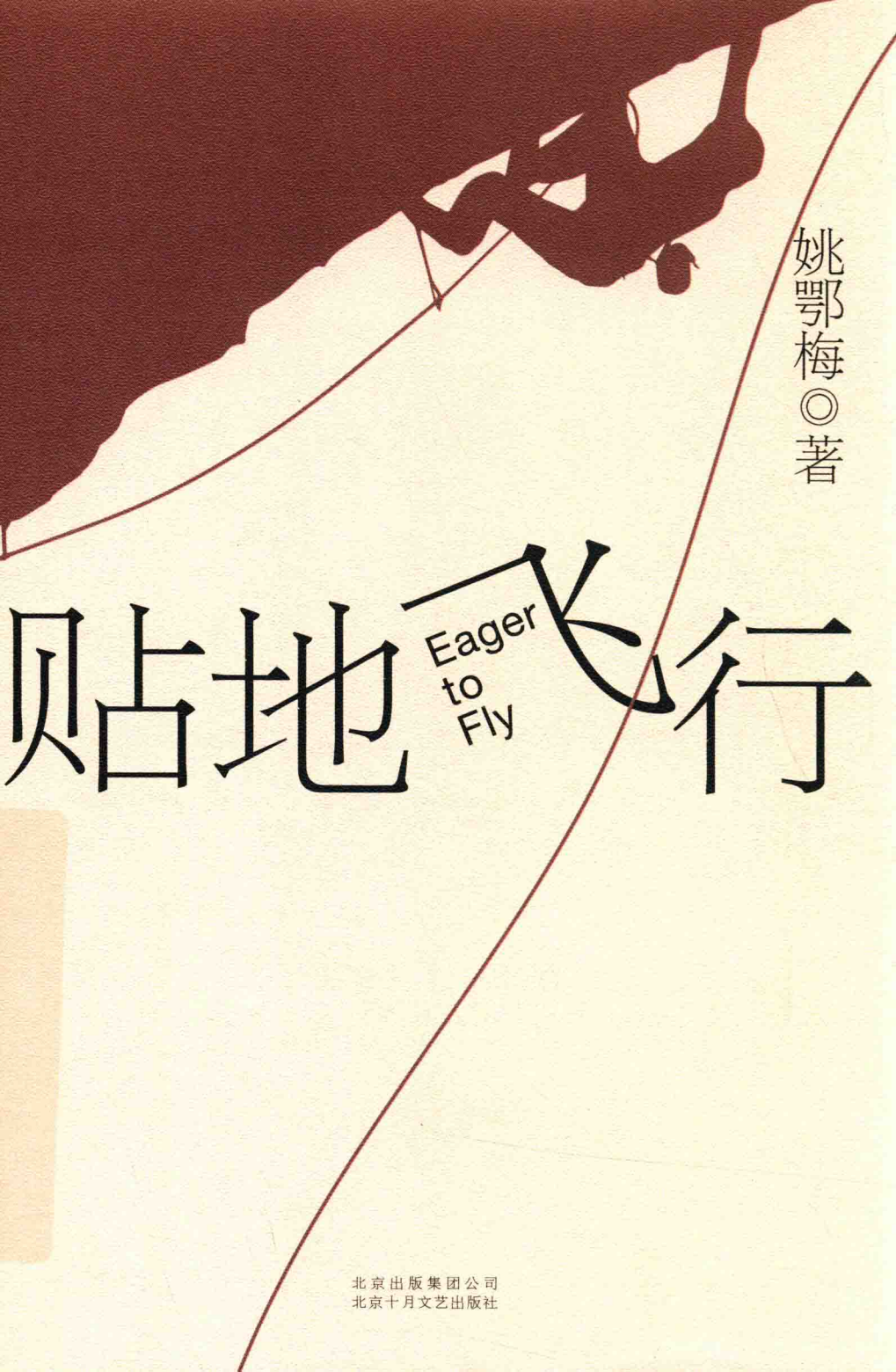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姚鄂梅◎著

贴地飞行

Eager to Fly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贴地飞行 Eager to Fly

姚鄂梅◎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贴地飞行 / 姚鄂梅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302-1727-6

I. ①贴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06725号

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扶持项目

贴地飞行

TIEDI FEIXING

姚鄂梅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

邮 编 100120

网 址 www.bph.com.cn
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 68423599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

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0.75

字 数 193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27-6

定 价 42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引 子

那些年，城漂伍杰就像气球一样行踪无定，而顽强地与之保持联系，则是村小学代课老师杨粒全部的精神生活。他们本是高中同学，因为一次溜出宿舍的夜半长谈，一跃而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高二快要读完的时候，伍杰说，不行，我得撤了。他家里安排他去学速成木工，那跟传统木匠完全是两回事，总之，他很快就上了路，跟着一帮人天南海北搞室内装修去了。过了大半年，杨粒也不得不收拾书包离开。妇女真不能当家，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不得不站上总设计师的位置，这职位让她战战兢兢，夜不能寐。她不知从哪里听说，农村的孩子不容易考上大学，考上大学也读不起，勉强读了也找不到工作，找到工作也买不起房娶不起媳妇，几番挖心剖肺，最终痛下决心，把杨粒从课堂上叫出来，摁在磕头作揖求来的村小学代课老师位置上。杨

粒本想反抗的，看看班上人越来越少，荷尔蒙的气味却越来越重，老师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任他们打架使坏恋爱怀孕不亦乐乎，也灰了心，硬着头皮读下去，恐怕还不如母亲设计好的那条路。

但路是什么东西呢？与其说是用来行走的，不如说是用来绊人的。总之，杨粒在先代课老师继而民办老师最后公办老师这条路上栽了跟头。

栽跟头之前，杨粒跟伍杰有过一次通话。伍杰劝他出来。那种地方的小学老师一年能挣几个钱？何况还是代课。也许是站了几天讲台的缘故，杨粒自尊心陡增，说他受不了狗一样蹲在地上吃饭，受不了跟七八对真夫妻假夫妻在一间屋里拉着帘子睡觉，受不了在地铁上自甘下贱地坐地板。刚刚看到的消息更是把人吓死，一个农民工晚上铺块席子在街边睡觉，结果睡梦中被一辆汽车轧掉了半边身子，齐齐崭崭一分为二啊！伍杰连声呸呸，说那都是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抹黑我们这些人，侮辱我们这些人，恐吓我们这些人，我承认真有那种人，但我们有那么村吗？好吧就算我村，你呢？你不说是农村的精英，至少也是你们杨庄的精英，如果你出来会沦落成那个样子，我把脑壳砍下来给你。

伍杰可不村，虽然他有着跟那些人一样的身份，他身上甚至连木匠的痕迹都看不出来。有一年他来小学看他，穿一条破

而不脏的牛仔裤，一件白色T恤，钉着耳钉，染着及肩的长发，走起路来，长发像马鬃一样在脑后随风飘扬。有这样一个意气风发的朋友来学校看他，他感到特别有面子。也因此，伍杰说什么他都听，除了扔下教鞭跟着他去城里混这一条。

生活中不能没有餐桌、没有床、没有隐私，否则跟动物有什么区别？

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不管在哪里，你都想做个体面人。伍杰说。

杨粒只好承认：这想法有错吗？

当然没错，不过小学代课老师就一定比那些人体面吗？别看他们那个屎样，他们兜里的钱可比你多多了。

即使兜里没钱，也不为没钱感到自卑，这就是我理解的体面。

总有一天，你抱着的那块石头，会掉下来砸中你的脚的。

伍杰说完这话没多久，那块石头就真的掉下来，真的砸在了杨粒的脚上。因为生源一年比一年少，几个小学不得不关门，并入完小，完小那边又不要杨粒，因为他不是编制里的人。这事把杨粒打击得挺重，为了尽量称职，他每天晚上都备课到深夜，备好课还要在面前摆两把椅子，假装它们是两个学生，不对着这两个“学生”把第二天的课堂模拟一遍就睡不着觉。除了教一、二、三年级的数学和自然，他还教三、四、五年级的体育。体育课他也要备课，还要练功，一下课就跑到操场上去，那里

有篮球架，有单、双杠，他一做引体向上，学生们就围着他数数，从一开始的十几个数到四十几个。他想把自己练出点体育老师的风范来，就像高中体育老师那样，走起路来龙腾虎跃，大冬天也热气腾腾地敞着衣襟。一切都白费了。

望着他扛回来的被窝卷，母亲突然一歪，倒在地上，总设计师的左腿突然不中用了。杨粒藏起自己的沮丧，搜刮家财为母亲治病，直到最后一只母鸡都卖掉了，才打电话向伍杰求救，伍杰说：这不是个长远的法子。但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汇来了五千块钱。

四面楚歌之际，伍杰带着一个好消息，救星般出现在杨粒家里。

有这样一份生活在城里等着你，它们是：一室一厅的房子，一份虚席以待的流通领域的工作，以及一个妻子和一个岳父，连你觉得必不可少的餐桌、床和隐私，那里也都有，就看你敢不敢就位。

母亲躺在床上替他回答：你就去！咱又不是女人，男子汉一条，有什么不敢的！

目 录
C O N T E N T S

第 1 章	001
-------	-----

第 2 章	065
-------	-----

第 3 章	115
-------	-----

第 4 章	173
-------	-----

第 1 章 Chapter 1



闹铃在昏暗中炸响，杨粒身子猛地一抖，像闹钟不是放在床头，而是埋在他肚子里。片刻，他伸手去摸昨晚丢在床边的衣服，划了两下，无力地停止。眼睛热辣辣的，睁不开。

闹铃又响了，他身上挨了小美一脚：还不动身？

嗯。他脑子缓缓醒来，身体仍不能动。

第一次闹铃响在四点半，第二次四点四十，彻底睁开眼睛时，已是四点五十。马马虎虎洗漱一番，人就迷迷糊糊出了门。

昨晚下雪了，地上银白耀眼，显得天空很脏，分不清是乌云还是浊雾，浓浓地滤出很多层次，深灰，中灰，浅灰，鸽灰，灰白，像正在作画的人，手中的墨越来越淡。天边终于有了一抹鸭蛋青，是放晴的标志。

因为打量天色，杨粒错过了绿灯，只能等下一次。他在路口打了个有史以来最长的哈欠，精神恢复了不少。

作为李阿姨快餐公司十七号外送员，原本不用起这么早，但他上个月又接了个新活，到五个街区外拉食材。原来的后勤

走掉了，公司在外送员中招替补，没什么人报名，杨粒顺利中选。没几天他就知道为什么没人愿意干了，起早太痛苦，起早再加上正常日班就更痛苦。他想辞掉后勤，小美不让，说一小截觉就睡掉五十元，不值得，还说机会难得，抓一个是一个。他无话可说，小美一个女人，身上还有两份工呢。

墨镜、护膝、头盔、手套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头两天他心里抵触得要命，摩托车款式极其难看，制服花哨俗气，屁股后面的保温箱让他看上去像头驴子，唯一欣然接受的就是墨镜，他觉得那跟面具差不多，戴上面具，他就还是杨粒，拿掉面具，就真的只是一头埋头赶路的驴子了。冬天骑摩托车如同受刑，杨粒坚持不用挡风棉罩，什么人设计的！干吗非要印满彩色蘑菇和小花伞，风一吹就流清鼻涕的老女人才爱用。绑在膝盖上的护套也只肯用单层皮质的，夹棉护套臃肿得像大象屁股。他只剩下独自耍帅这最后一点自由了，每个月总有那么几次，他会突然升起加大油门的冲动，他想看看闭上眼睛往前猛冲五分钟会有什么后果。太不了一死！每天在汽车缝里穿行，死早就不那么恐怖了，有时他觉得死简直就是个跟他玩捉迷藏的调皮鬼。

五点多的街头有些寂寞，但并不等于安全，总有几个踽踽独行的家伙耸肩缩脖出现在路口，不看红绿灯也不听喇叭。杨粒一路绕开这些不长眼睛不长耳朵的无面鬼，风驰电掣地赶到

蔬菜批发市场，利索地装上公司在网上订好的食材，往回赶的时候就开不了那么快了，车多人多，一路走走停停，送到制作部时，已是六点。

卸下菜，径直赶往附近的麦当劳，要一大杯加冰可乐，坐到最深的角落里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位置，几乎是他的专座。其实他不买可乐，也能在这里坐一会儿，但他是当过老师的人，脸皮薄，做不来。可乐的碳酸气让他长了不少精神，他捋了把脸，从棉衣暗兜里拿出书本，还有一个多星期，就是导游资格考试了。这是他的秘密，连小美都不知道，他怕万一考不上，无端多听一些话。他厌恶外送这一行，厌恶任何没有丁点儿知识含量的工作，斟酌再三，他把目光落在导游身上，他不知道考试难度怎样，但他想他应该不怕考试，清晨的麦当劳，就是他看中的复习教室，他庆幸自己找到了这个秘密据点，暖和、安静，又饿不着。

手机闹钟响了，提醒他抢单时间已到，他合上书，藏回棉衣暗兜里，点开公司的页面，准备好在第一时间抢单。十秒钟后，红光一闪，订单准时推送上来，杨粒屏住气唰唰唰一阵猛戳。一般来说，午餐订单高峰在十一点左右出现，但总是有些熬通宵的顾客，喜欢吃早午餐。杨粒喜欢这些早间顾客，他们多半疲倦不堪，不爱计较，迟几分钟送达也无所谓。一口气抢了十单早午餐，才一口喝掉可乐，站起身来。回到公司，正要

去五百米以外的僻静处领餐，经理过来了，手里拖着一大包红通通的东西。

来来来，今天所有在外面跑的都得给我穿上这个。

是圣诞老人的白领红袍子，还有宽宽的黑皮带和尖顶红帽子。杨粒依言穿上，打量另外几个同样穿得红通通的外送员，他们都在嘿嘿发笑，杨粒没笑，这是他第一次过圣诞节，在他看来，圣诞节是真正属于城市的东西，他乐意接受一切属于城市的东西，比如地铁，比如剧场，比如步行街，比如图书馆、博物馆，可惜到目前为止，他唯一亲身感受过的还只有地铁。实在太忙了，成天在街上贴着地面飞，看到的都是皮毛，从来没有机会停下来深深地看一眼金市这个地方。

经理亲自帮这些嘿嘿发笑的汉子们整理装束，包括把白胡须的架子拧到合适的角度，挂到耳朵上。轮到杨粒时，经理说：就你他妈不像圣诞老人，你像圣诞老人家的崽。

杨粒瞟了眼另外几个圣诞老人，白胡子迅速模糊了年龄界限，他们看上去真的老了很多，他去镜子里看看自己，尽管脸色阴沉，年轻的气息仍像石头下的蒲草，白胡子都遮不掉。年轻又怎样，一头被支使着跑得飞快的新驴子而已，一头昨天还挨过经理痛骂的倒霉驴子而已。昨天中午，他出去送餐，订餐的人说他正在外面，让杨粒把它放在门卫室，正当杨粒送好同一栋楼七楼的外卖，那个男人又打了电话过来，要杨粒给他送

到六楼，因为他忘了去门卫室拿，回到家了才想起来。杨粒要他自己下来取，说他已经到别处去了，那是一栋没有电梯的房子，刚刚一趟七楼，现在又要爬一趟六楼，他有点不乐意，何况是那个人自己要求放在门卫室的。片刻，那个人声音变了：你是要我举报你还是取消你们家的订单？我看到你的车就在楼下。杨粒也没示弱：送外卖的又不止我一个，何以见得那个车就是我的？然后两个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，杨粒说送外卖的也是人，不是驴。那个人说：你还不如驴呢，驴不会像你这样偏头偏脑不识时务。杨粒望着大楼挺了挺腰杆说，如果你不想我上来一刀把你捅了，你就乖乖地下来自己拿。那个人直接举报到餐厅，经理问都不问，劈头盖脸就给杨粒一顿痛骂：你以为你的力气有多值钱？你以为你挣眼屎大点钱能有多了不起的尊严？去你妈的！老子像你挣这么点钱的时候，碰到一个装孙子的机会，都认为是祖上积了德。骂完，不由分说从底薪里扣掉了一百元。

出发前，他取下胡子，小口抿水。喝多了尿就多，上了路想尿可麻烦了。

经理叫住杨粒，找出一张单子递给他：今天可别再犯驴，他不讲理自有天谴等着他，犯不着你去跟他掰扯，给我记好了，今天是他妈的圣诞节，我不想听到一句投诉。杨粒一看，又是昨天那个六楼的家伙，他是盯上李阿姨了还是盯上他杨粒了？

来到街上，才发现其他公司的外送员也都穿上了圣诞老人服，乍一看去，像天上的谁往地上咳了一口血，血点子飞了一地。

雪天车少，杨粒比以前效率高了许多，才十二点四十，就只剩下六楼那个家伙最后一份了。他还记得那家伙的声音，语速很快，很不耐烦，像屎已到了门口前面还有人排队。

送了两年外卖，杨粒最怕的就是这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，爬楼恼火就不说了，楼道里还有味道，各式各样的怪味，有时还能听到古怪的呻吟。楼梯上脏兮兮的，可见不是什么有钱的家伙，有钱就不会住这种破地方了，家里没人烧饭，自己也不想动手，又懒又穷，说不定还没老婆。一路这样想着，楼梯就不那么难爬了。

已经到了门口，杨粒却不想敲门，哪怕让那个家伙的饭菜更冷一点呢。大雪天，出来半小时后，他的保温箱就不那么管用了，他决定再抢一次单，然后才敲门。

刚刚打开公司的页面，门就从里面开了，杨粒只得放下保温箱，去取餐盒，与此同时，旁边的门嘎的一声响，六楼那家伙的门给碰得关上了。

这种老式的一梯三户，彼此的大门离得很近，叫外卖的这家又很脑残地改了开门的方向，两家必须错开时间才打得开门，偏偏这叫外卖的像被门夹了手似的，急着再次打开，隔壁也已开了一半，杨粒都看见一条黑色的穿高跟鞋的细腿了。

谁也不想让，两家大门居然被对方给抵死了。

你等一下！叫外卖的家伙在门里冲隔壁喊。

回答他的是更加用力的推挤，两扇铁栅子门刚出难听的吱嘎声。

穿黑色长羽绒服戴黑绒线帽的邻居先挤了出来，是个姑娘，个头挺高，垂着眼皮，等着杨粒挪开他的保温箱。

叫外卖的家伙推开门大声嚷道：要我跟你说几百次？不能同时开不能同时开！

姑娘就像没听见他在嚷嚷一样，直直地站着，等着杨粒给她让路。

等那个家伙气咻咻地收好外卖，姑娘已经走到五楼去了。杨粒挎着保温箱，不紧不慢地跟在她身后，他不想去跟一个女人在狭窄的楼道上挤，他不赶这点时间。

姑娘越走越慢，像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出去。

总算出了楼道。姑娘站在出口中央，忘了该往左还是往右的样子。

杨粒不想再等了，擦身而过时，姑娘一把拽住了他保温箱上的带子。

圣诞老爷爷！

姑娘神色恍惚，手却抓得够紧。杨粒提醒自己，她拽住的不是他杨粒，不是任何一个人，她拽的是圣诞老人。她拽得越紧，